

人间物语

片羽

房子

| 王金大 文 |

喜鹊在枝头撒欢叫热的傍晚，我迫不及待地降临在低矮的土坯茅草房里，成为父母的第一粒“白米”。

“村口的那条路，延伸着我童年的记忆，住过的老房，写满了一家人的艰辛。”

儿时听祖父说：“哪怕少活几年，也要住上自己盖的砖瓦房。”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在他老人家的操持下，我家建造了两间坐北朝南，南北长七米，东西宽六米，屋脊高四点二六米的砖瓦房。

那时，家里七口人，祖父母、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。为建造这两间砖瓦房，一家人披星戴月为之奋斗了好多年。上工哨子响了，祖父母、母亲去集体地里劳动挣工分。收工后，祖父去自留地里干活，祖母在家做晚饭，兼做喂猪、羊、兔、鸡、鸭等杂活。父亲扛着铁锤、钢钎，母亲拿着抬杠、绳索去山上撬石头，撬下的石头抬到大路边，再用独轮车运回家。我放学后的任务是割草，妹妹照看弟弟，空闲时还帮做些零杂活。

祖父是种植瓜果蔬菜的能手，门前菜园子里有专门用来培育蔬菜、瓜果种苗的小苗圃，育出的种苗除自己栽种，还无偿提供给左邻右舍，多余的拿到集市上出售；家前屋后，自留地里一年四季轮番种植的瓜果、蔬菜、烟草，拣好的卖钱，次一点的自家食用。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几年下来，家里终于有了点积蓄。

祖父和父亲合计，可以盖两间砖瓦房了。

于是，买来松木做梁柱，细毛竹做椽子，编织芦苇做网莲，砖瓦、石灰、铁钉，一应俱全。在秋收前一个月，请来工匠，邀来亲戚朋友，和泥的和泥，搬砖的搬砖，砌墙的砌墙，起早摸黑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上梁那天，外婆家送来了贺喜的米糕、馒头、团子、米粽；姑母家买来了糖果、花生、鞭炮。大梁上贴着大红“喜喜”字，柱子上贴着大红“福”字，脚手架上的箩筐里装着糕、粽、团、圆（馒头）；方盘里装着花生和糖果。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吸引了无数村民来屋场周围看热闹。领班师傅骑在大梁上，高声喊着：“白米方糕抛往东，寿比南山不老松；糯米粽子抛往南，子孙个个中状元；点红团子抛往北，财神菩萨到主家；精粉馒头抛往西，祖宗保佑全家福。”米糕、米粽、团子、馒头、花生、糖果从师傅们手中飞向房屋四周，伸手接的，弯腰捡的，吆喝师傅们往自己面前扔的，场面热闹极了。前后十多天，用尽所有建房材料，两间砖瓦房终于落成了。从房子外表看，白墙青瓦，还有点模样，其实是个空壳子，房子内部空空如也，

连隔墙都没材料砌。

父亲决定自制土坯砌隔墙。制土坯是件力气活，父母起早摸黑挑运粘土摊在场地上晾晒，将稻草铡断，用木锤捶成草丝，将粘土和草丝拌和堆在一起，在泥堆中间扒个塘窝，慢慢地向塘窝里灌水，这时，睡熟的泥土似乎被唤醒了，吱吱地直响，整个泥堆也变得灵动起来。泥土喝足了水，踩在脚下还挺鲜活。泥踩的时间越长黏性越强，似乎长了筋骨，有了柔软轻盈的生命。踩熟的泥被切成块，压进长方形的砖模里，再用木板刮平，然后松开砖模，一块块，一排排土坯砖晾在场地上，接受着光和热的烘烤，越来越鲜亮，越来越精神。晒干了的土坯被搬进屋内存放，当土坯足够砌隔墙使用时，父亲干起了泥工活。墙体砌完，用泥巴将墙面抹平，再涂上一层石灰水，感觉还挺敞亮。经过燕子筑巢式的劳动，我家终于有了让村上人羡慕的砖瓦房。瓦房西间分隔成南北两个卧室，住着祖父母，我和弟妹；东间后面做灶间，前面是堂屋，堂屋墙上灶间有门通向紧邻的三间茅屋，茅屋里住着父母，还养着家禽家畜。

“文革”中，稻田里草比稻禾长得还高，旱谷作物藏在杂草丛中躲猫猫。父亲临危受命担任生产队队长，他带领社员埋头苦干搞生产，人勤地不懒，粮食产量上去了，猪也多养了，还与县食品公司挂钩养鸭，农闲时，组织劳力去林场打工，多种经营搞得红红火火，到年终分配，多年工值在全大队排第一，我家挣的工分多，成为队里的进钱大户。

为改变人畜同舍的尴尬局面。父亲和祖父合计，再苦干两年，把草房翻盖成砖瓦房。决定做出后，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家禽家畜的饲养数量成倍增加，自留地里经济作物的花色品种也比以往增多了。我经常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去自留地里干活，早饭后和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里劳动。劳动间歇，割猪草、羊草、兔草成为常态。卖猪，卖羊，卖种兔，家庭收入让村里人都羡慕！

七十年代初，我家第二次建新房，落成后的三间新瓦房，不仅有宽敞明亮的堂屋，足够空间的卧室，独立整洁的灶间，而且还用多余的材料修建了猪羊舍，告别了人畜混居。

六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房屋，由于建房材料的原因，加上猫踩鼠钻，屋面瓦片发生移位，漏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父亲经常颤颤巍巍地爬到屋面上去盘瓦捺漏。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了市场上十分紧缺的油毛毡，把漏雨的屋面掀开，铺上油毛

毡，盖上瓦，暂时解决了老屋漏雨的问题。

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，砖瓦生产也由土窑变成了机轮窑，水泥不仅产量高质量好，而且水泥制品也应运而生，为农村拆草房建瓦房，拆旧房建新房创造了条件。

1979年，父亲手里有了些积蓄，面对未老先衰的老屋，动了盖楼房的念想。盖楼房可不是件容易事，砖瓦、水泥、楼板虽不是很紧张，钢材、木材都是紧缺货。父亲是个敢想敢干的人，在他的操持下，经过一年多的筹备，于那年秋天，拆掉了老房，建起了前带挑檐走廊，村里独一无二的三间楼房，父亲成为村里第一个敢吃“螃蟹”的人。
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农村生机勃勃，拆旧房建楼房高潮迭起。1985年，我被调进城里工作，夫人和儿子随我进了城。我外嫁的妹妹举家迁回老家，我把父母分给我的房子让给了妹妹一家居住。

日益年迈的父母，仍割舍不掉养育他们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。按父母的意愿，拆除了二老居住的平屋，改建成底下架空不易受潮，上有隔热层，住房和灶屋分开的小洋房，门前小院既可种花养草，又可停车。进入新世纪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往城市里跑，越来越多的人家在城市里买房，弟妹在城里也买了住房，老屋成了闲置房。村子里冷冷清清，孩提时，满村子追逐嬉耍的孩童景象已经远去，老屋里只剩下不愿意离开故土的老人，望着日益败落的村庄，忍不住为逐渐沉寂冷清的乡村叹息！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印记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。沉寂冷清的乡村现在重又走在振兴路上，山清水秀，别墅新颖，瓜果飘香，生气勃勃的美丽乡村，已经成为乡亲们聊得最多的话题。

又见麦饼
又闻飘香

| 达尔玛苏德·杭卫 文 |

常年拼搏在房市，浸沉在城市喧嚣中，每当日落西山时分，习惯于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边想着“今晚吃什么”，一边在嘈杂的农贸市场寻觅。街上飘来一丝沁人的芋艿香，夹着桂花的甜蜜。又近中秋，又见团圆，我感到了日月如梭。

“麦饼香啊，麦饼——”一声吆喝。哇！我又看到了金黄的麦饼，诱人的香味直扑鼻腔。一阵揪心的激动，撩起我对故乡、对童年、对过去中秋的回忆，怀念的情愫挥之不去……

我的故乡在小河十八弯的江南水乡。每当中秋节来临，我和小伙伴们掂着竹丝扫帚，在初夜薄月下，漫天追赶着落伍的红蜻蜓与晚归的麻雀，嘻嘻哈哈。老外公翘起二郎腿，嗑上一锅烟，眯起眼看着孩子的玩耍。孩子们稚嫩可掬的憨态和丑相，惹得老外公忍俊不住笑得大声咳起来，又惹得孩儿们一阵浪笑和鬼叫。听得喧哗，外婆从灶间冲了出来，两手不住地在围裙上搓着，一边嚷道：“做啥？做啥？（什么）”眼见也被感染，边走边亲昵地骂了一声“贼坏你”，转身又跑进灶间去继续忙她的活儿。灶间里飘来一阵焦香，引得我馋虫跑了出来，我扔掉玩伴，飞快地跑到了里面。

只见外婆将面粉和好，放入泡好的糖精水掺入好多的菜油，然后用力揉着揉着：用一根小木棍摊了一个个小圆饼，排到竹匾中，撒上一把小芝麻，再用刷子刷上菜油，一个个地贴到大锅里，转身跑到灶膛口，塞入桑木，用嘴对着吹火棒，一边拉着风箱，只听见“劈啪”灶膛里的火蹿了上来，随着风箱“咔嚓”声，不一会就闻到麦饼的香味。外婆赶紧站到锅前手铲并用，将麦饼一个个翻转身来，一边不住地往手上哈着气。不一会一大盘金黄喷香的麦饼就起了锅。

月儿慢慢地升高了，浓浓的月光透过榆树缝隙直射下来。搬出的春凳摆上南瓜糯米粥和麦饼，孩子们高兴得雀跃起来，抢过麦饼就啃，甜甜酥酥，只是有点烫嘴。“小心烫！”外婆急切地叫道，一边眼瞅着掉到地上的饼渣，不时弯腰拈到嘴里。

晚饭过后，齿间留着麦饼香，喝着大麦茶，望着小河中的月影，听外公讲起嫦娥、玉兔的故事；做起“依倚梧桐同玩月，点灯登台待看书”古老的对子。渐渐地躺在外公怀中，在秋虫的婉鸣声中，枕着潺潺的小河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来到田头，抓起泥土，做起圆饼，撒上干土做“芝麻”，一边跑到里间，缠着外婆非要尝尝我的“麦饼”。

……

“麦饼香呵，麦饼——”我赶紧买了两袋麦饼拎回家中，见得麦饼，我居然有了一种洗去铅华返回自然的感觉……



黄昏舞步

摄影 / 苗青